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学术论丛 | 总主编◎文 旭

# 维系与反思

——菲利普·罗斯“朱克曼系列小说”研究

申劲松◎著

Reflections on the Maintenance  
of Jewishness:  
A Study of Philip Roth's "Zuckerman Books"

非外借



科学出版社



中国海洋出版社  
CHINA OCEAN PRESS

# 维基与反思

—— 互联网、网络“去中心化”和“草根”崛起

张其成

张其成 著

ISBN 7-5026-3111-9

定价：25.00元

（凡购满50元以上图书者，均可获赠精美书签一枚）

张其成

张其成 著

ISBN 7-5026-3111-9

定价：25.00元

（凡购满50元以上图书者，均可获赠精美书签一枚）

张其成

张其成 著

ISBN 7-5026-3111-9

定价：25.00元

（凡购满50元以上图书者，均可获赠精美书签一枚）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学术论丛 | 总主编 文 旭

# 维系与反思

——菲利普·罗斯“朱克曼系列小说”研究

Reflections on the Maintenance of Jewishness:  
A Study of Philip Roth's "Zuckerman Books"

申劲松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从根植于犹太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的“后大屠杀意识”入手，对菲利普·罗斯“朱克曼系列小说”中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解读，指出作为一个生长在美国的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斯的创作具有较为深切的“后大屠杀意识”，它直接影响和决定了其创作不仅表现出对犹太性的维系，更表现出对后大屠杀时代美国社会的后大屠杀话语构建趋向的反思，也证明了菲利普·罗斯确实是一个立足于美国现实进行创作的美国作家而非囿于其族裔身份的美国犹太作家。

本书适合高等院校外国文学研究者和其他外国文学爱好者使用。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维系与反思：菲利普·罗斯“朱克曼系列小说”研究 / 申劲松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4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学术论丛 / 文旭主编)

ISBN 978-7-03-056897-7

I. ①维… II. ①申… III. ①菲利普·罗斯-小说研究 IV. ①I7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49176 号

---

责任编辑：张 达 郭亚会/责任校对：王晓茜

责任印制：张欣秀/封面设计：铭轩堂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8 年 4 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B5

2018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8 1/4

字数：170 000

定价：7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本书为“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项目批准号：14SKB056）、“西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批准号：SWU1209340）、“西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批准号：SWU1409315）资助成果。

#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学术论丛

## 编 委 会

总主编：文 旭

编 委：（按姓氏拼音排列）

陈新仁	陈永国	程晓堂	董洪川
杜世洪	封宗信	韩宝成	李 力
李洪儒	刘承宇	刘立辉	刘正光
罗益民	马海良	彭宣维	钱 军
冉永平	束定芳	王文斌	魏在江
向明友	晏 奎	杨 枫	杨金才
张 辉	张克定	张绍杰	张绍全

## 丛书序

外国语言文学博大精深，其内容涵盖外国语言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翻译研究、外语教育研究及跨文化研究等。在我国，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历史悠久、成绩斐然。近些年来，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发展迅猛，其理论与模式不断创新，研究方法多种多样。尤其在研究领域方面，其跨学科性和交叉性日益凸显并普遍，如与哲学、符号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认知科学、脑科学等众多领域的日渐交叉和融合，促使我们必须多维度、多视角、多层次地进行研究，从而在科研上真正做到有所创新、有所前进、有所作为。多学科、跨学科、超学科研究已是当今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

当然，无论是从学科研究历史传统的传承上来看，还是从其未来发展的开拓创新上来说，外国语言文学研究都任重而道远。因此，与时俱进，汇聚外国语言文学领域研究的最新成果，并为先行者和后学共同搭建学术交流的平台便成为促进学科发展极为重要的一环。为此，我们秉承西南大学“特立西南，学行天下”的大学精神，在学界广大同仁的关心和帮助下，精心打造了《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学术论丛》系列学术专著，以期促进外语界同仁相互沟通与交流，共同创新与进步。该系列学术专著的规模化出版，是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科学研究事业中的一件大事，其诞生是学院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事业发展的必然，同时也必将进一步搭建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成果交流的平台。

西南大学起源于1906年4月建立的川东师范学堂，于2005年由原西南师范大学、西南农业大学合并组建而成，是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西南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历史悠久、实力雄厚。学贯中西的大师吴宓先生，著名诗人、文学家方敬，翻译家邹绛、外语教育家张正东等学术先贤和著名专家曾在此执教，积淀了深厚的人文底蕴，形成了优良的学术传统和办学特色。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拥有“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硕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以及“翻译硕士”、“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同时接收国内访问学者。学院拥有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外国语言学与外语教育研究中心”、西部地区外语教育研究会、重庆市外文学会、重庆市莎士比亚研究会等学术组织或团体。学院现有多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在认知语言学、语用学、功能语言学、莎士比亚研究、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翻译研究、外语教育学等领域有较深的

造诣，并在多个全国性学术团体中担任重要职务。改革开放以来，学院秉承“博学中西，砥砺德行”的院训，以“崇尚学术自由、培养外语英才、塑造模范国民”为使命，以“全人教育思想”为外语教育理念，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科学研究为基础，在语言学、文学研究、翻译研究、外语教育以及文化研究等领域取得了一批学术价值大、实用性强的科研成果，多次获得全国和部市级的教学科研成果奖，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本丛书的出版得到了西南大学和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外国语言学与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学科建设的大力资助，外国语学院的教师以及各界朋友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尤其离不开科学出版社阎莉女士的真诚相助，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诚然，这个新生婴儿的成长与发展，要靠广大学人的呵护和支持。因此，敬祈学界朋友不惜赐教为幸，也热忱欢迎同行专家不吝赐稿。我们将秉承西南大学“含弘光大、继往开来”的校训，继续不遗余力为本丛书的成长壮大添砖加瓦。

为学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共同的事业就是共同的生活情趣，也是共同的追求，“嚶其鸣矣，求其友声”。“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思考求索的起点，追寻学术的真谛，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是为序。

 谨识于西南大学

2014年6月22日



## 序

进入 21 世纪的十几年，每到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之际，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sup>①</sup>都是人们热议的一个名字。虽然几度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但落选的结果并不能掩盖菲利普·罗斯耀眼的锋芒。事实上，除诺贝尔文学奖之外的一系列文学奖项早已经证明了人们对他的认可：1960 年，短篇小说集《再见，哥伦布》（*Goodbye, Columbus*, 1959）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同年，该小说集还获得了美国犹太人图书委员会“达洛夫奖”；1987 年，《反生活》（*The Counterlife*, 1986）获“美国全国书评家协会奖”；1992 年，《遗产：一个真实的故事》（*Patrimony: A True Story*, 1991）获“美国全国书评家协会奖”；1993 年，《夏洛克行动》（*Operation Shylock*, 1993）获“笔会/福克纳奖”；次年，该书又被《时代》杂志评为美国年度最佳小说；1995 年，《萨巴斯剧院》（*Sabbath's Theatre*, 1995）获美国“国家图书奖”；1997 年，《美国牧歌》（*American Pastoral*, 1997）获“普利策奖”；1998 年，《我嫁给了共产党人》（*I Married a Communist*, 1998）获英语联邦“大使图书奖”；2000 年，《美国牧歌》获法国年度最佳外国图书奖；2001 年，《人性的污秽》（*The Human Stain*, 2000）获“笔会/福克纳奖”；该书还获得了 2001 年度英国 W.H.史密斯奖年度最佳图书奖；2005 年，《反美阴谋》（*The Plot Against America*, 2004）作为“2003—2004 年以美国为主题的卓越历史小说”而获得“美国历史家协会奖”，并被《纽约时报书评》《时代》《新闻周刊》《洛杉矶时报书评》《华盛顿邮报图书世界》《旧金山纪事报》《波士顿环球报》《芝加哥太阳时报》等提名为年度最佳图书；同年，该书还在英国斩获 W. H.史密斯奖年度最佳图书奖；2006 年，该书又获得了“笔会/纳博科夫奖”；2007 年，《凡人》（*Everyman*, 2006）获得“笔会/福克纳奖”和“笔会/贝娄奖”等。此外，菲利普·罗斯还获得了一系列的荣誉，如 1970 年当选为美国文学与艺术研究院院士；1998 年在白宫获颁国家艺术勋章；2002 年获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最高奖项小说金奖；2003 年被哈佛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2011 年被国际布克奖评选主办机构授予 2011 年度

---

<sup>①</sup> 本书关于菲利普·罗斯的基本信息材料主要参见 Sanford Pinsker, 1984: 264-275; Murray Baumgarten & Barbala Gottfried, 1990: 1-7 以及“菲利普·罗斯研究会”（The Philip Roth Society）官方网站资源（<http://www.philiprothsociety.org/biography>），不另作注。

“布克国际文学奖”；2011年因其在人文学科领域中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而获得美国总统奥巴马授予的“美国国家人文奖章”；2005年，菲利普·罗斯还成为除索尔·贝娄（Saul Bellow）和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外第三位在世时作品就由美国文库出版综合性、定论性版本的作家，确立了其在美国文坛和世界小说之林中不可动摇的经典作家之地位。乔国强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与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Issac Bashevis Singer）、索尔·贝娄、伯纳德·马拉默德（Bernard Malamud）三人共同构筑了美国犹太文学的基本框架，或者说，共同成为支撑美国犹太文学这座殿堂的四根主要支柱。”（乔国强，2008：441）王宁则认为在伯纳德·马拉默德、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索尔·贝娄先后去世后，菲利普·罗斯以其持续不断的创作以及其不断上升的地位独立撑起了美国当代文坛，尤其是犹太文学创作界的一片天下（王宁，2011：1）。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库切（John Maxwell Coetzee）甚至断言：“随着菲利普·罗斯年纪渐迈，他的作家地位亦日益增长。在最好的时候，他现在已是一位真正具有悲剧深度的作家；在他绝好的时候他可以达到莎士比亚的高度。”（库切，2010：247）

1954年，菲利普·罗斯（Roth，1954：34-45）在《芝加哥评论》（秋季号）发表了短篇故事《下雪的那一天》（“*The Day It Snowed*”），在芝加哥这个风雪之城开始了其充满争议的文学创作生涯。在随后的五十多年中，菲利普·罗斯笔耕不辍，佳作频出，总共为读者贡献了三十多部长篇小说、多部短篇小说集、文学评论集等，这些既为他获得了众多读者和批评家的青睐，也为他的创作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标签，如“色情”[《波特诺伊的怨诉》（*Portnoy's Complaint*，1969）和《乳房》（*The Breast*，1972）]、“低俗”[《伟大的美国小说》（*The Great American Novel*，1973）和《解剖课》（*The Anatomy Lesson*，1983）]、“厌女”[《我作为男人的一生》（*My Life as A Man*，1974）和《垂死的肉身》（*The Dying Animal*，2001）]、“自我陶醉”[《反生活》和《欺骗》（*Deception*，1990）]、“政治敷衍”[《我们这帮人》（*Our Gang*，1971）和《我嫁给了共产党人》]、“政治不正确”[《萨巴斯剧院》和《人性的污秽》]、“反犹太”[《再见，哥伦布》和《波特诺伊的怨诉》]等（Royal，2005：1）。

综观菲利普·罗斯的作品，其作品之主题和内涵表现出其犹太人身份已经牢牢地将他与犹太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但因其作品众多、主题多变，要对其所有作品进行一个大一统的解读显然无异于异想天开。鉴于此，本书拟选取菲利普·罗斯作品中的“朱克曼系列小说”（Zukerman Books）作为研究对象，

以犹太民族历史之殇——犹太大屠杀（the Holocaust<sup>①</sup>）为切入点，解读菲利普·罗斯在其作品中对犹太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的反思、反省并由此揭示美国犹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之生存现状和诉求，指出菲利普·罗斯的创作具有较为深切的“后大屠杀意识”，证明其创作不仅表现出对于犹太性的维系，更表现出对后大屠杀时代美国社会的后大屠杀话语构建趋向的反思。

就菲利普·罗斯研究而言，国外成果众多且程度较深，国内近年来也产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这本小书只能算是一次粗鄙的努力，希望能够对菲利普·罗斯的研究有所贡献。因笔者学养有限，其中难免有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是为序。

申劲松

2017年12月于北伊利诺伊大学

v

<sup>①</sup> 用于指称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实施大屠杀的词汇有 final solution（“最终解决”）、hurban（“毁灭”）、pogrom（“集体迫害”）、holocaust（“纳粹大屠杀”）、shoah（“浩劫”）等，但其使用人群及内在含义有所不同（张倩红，2015：302-312）。Holocaust 是目前使用范围最广的一个词，它是被当作专有名词来使用的，用以指称在希特勒上台后纳粹德国政府发动的、在其帮凶协助下以国家名义于 1933—1945 年对欧洲犹太人实施的一场有计划、有步骤的迫害和屠杀，600 万欧洲犹太人在这一事件中丧生，占世界犹太人总数的 1/3 左右，欧洲犹太人世界因此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和破坏。此外，还有几百万人（包括吉普赛人、同性恋者、有生理缺陷者、耶和華见证会信徒、苏联战俘和持不同政见者）也受到迫害并致死。汉语翻译中也有将该词翻译为“纳粹屠犹”的译法，以示特指。本书主要采用“大屠杀”这一说法，但在引用其他研究者研究成果时如果其原文为“纳粹屠犹”则直接使用“纳粹屠犹”这一译法。此外，关于“犹太人”的定义其实也有争议：一些人认为“犹太”是宗教名词而不是种族名词，所以应该按照一个人是否信奉犹太教来确定他是否是犹太人；而另一些人则认为“犹太人实体基本上是一个民族实体”。参见吴泽霖，1992：7-10。

# 目 录

从书序	
序	
绪论	1
第一章 后大屠杀话语构建及影响	11
第一节 从“隐性在场”到关注重点	11
第二节 犹太大屠杀的重构	14
第三节 犹太大屠杀的“神圣化”与“普世化”	17
第二章 “后大屠杀意识”观照下的犹太书写	22
第一节 犹太形象书写的普世化与犹太性的维系	23
第二节 “作家何为”的小说呈现	27
第三节 改写《安妮日记》的“普世化”与“神圣化”争议	36
小结	50
第三章 后大屠杀时代的犹太认同与普世化关注	52
第一节 父子冲突中的复杂情感	52
第二节 病痛中的求索与认同	57
第三节 政治的“狂欢”与人性的关注	62
小结	69
第四章 后大屠杀时代美国犹太问题反思	70
第一节 犹太人的问题与挑战	71
第二节 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危害	83
第三节 不义战争的恶果	99
小结	104
结语	105
参考文献	108
后记	115

## 绪 论

菲利普·罗斯 1933 年 3 月 19 日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市威夸伊克地区，其父赫尔曼·罗斯（Herman Roth）信奉正统的犹太教，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最大的一次犹太移民浪潮期间<sup>①</sup>，从现今位于波兰和乌克兰交界之处的加利西亚地区移民美国，携家人辛勤劳作，渡过了经济“大萧条”等难关，成功地在美国站稳了脚跟。菲利普·罗斯是家中的老二，在父母的关爱中成长于纽瓦克市犹太人聚居的威夸伊克地区，并与之建立起了深厚的关系。桑福德·平斯克在其论著中曾对生于纽瓦克的几位文化名人——莱斯利·费德勒（Leslie Fiedler）、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李诺·琼斯（LeRoi Jones）及菲利普·罗斯与纽瓦克的关系进行过比较，认为前三位最终以其各自的方式疏离生于斯长于斯的纽瓦克，而“唯有菲利普·罗斯好像与他那与纽约一河之隔的生身之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他在那儿所受到的亦庄亦谐的美国犹太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Pinsker, 1975: 1）。杰·雷·哈里欧也认为“菲利普·罗斯乐意描绘他的故乡”（Halio, 1992: 1）。阿哈龙·阿佩菲尔德则断言：“菲利普·罗斯有一个精神故乡，它的根在犹太的纽瓦克……菲利普·罗斯对于其根源的挚爱使其想象飞扬，取得了一个小说家的成功。”（Appelfeld, 1988: 16）事实上，纽瓦克后来成为菲利普·罗斯多部作品的背景，他自己也曾承认在创作中多次“本能地”（Roth, 1975: 172）转向纽瓦克以寻找可以为自己所用的素材。

菲利普·罗斯是美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也是“美国最具争议的小说家”（Jones & Nance, 1981: 1），“没有哪一个美国作家的作品像罗斯的作品那样引发了如此之多的种族纷扰”（Appelfeld, 1988: 15）。菲利普·罗斯的创作时间跨度大、

---

<sup>①</sup> 据记载，第一个到达美洲的犹太人是路易斯·德托雷斯，他于 1492 年随哥伦布的船队到达美洲。1654 年，来自葡萄牙的 23 位犹太人为了逃避宗教法庭的迫害抵达新阿姆斯特丹（后改称“纽约”），拉开了犹太人移民美洲大陆的大幕。一般认为犹太人移民美洲包含了四次比较大的移民浪潮：第一次从 17 世纪中期到 19 世纪初，主要是西班牙、葡萄牙犹太移民；第二次是 1815 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至 19 世纪中后期的德国犹太人移民浪潮；第三次也是最大的一次移民浪潮，发生在 1881—1924 年（其间大约有 275 万犹太人从东欧移民到美国。虽然原因各异，但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是因为东欧沙皇俄国暴政下日渐高涨的反犹太主义而移民美国的。这些东欧犹太移民构成了“新移民”群体的一部分，今天大约有 90% 的美国犹太人是这部分东欧移民的后裔）；第四次是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纳粹屠犹前后所造成的欧洲犹太难民移民潮，大批犹太人移民美国，美国取代东欧成为世界犹太力量的核心。

2

作品数量众多，而作为一个“如饥似渴的实验家”（Halio, 1992: 203）、“美国犹太写作前卫传统的代表”（Wade, 1986: 11），他的创作手法多变、作品主题多样，非常难于把握。桑福德·平斯克 1975 年在对菲利普·罗斯早期的七八部作品做出较为详尽的解读后评价道：“也许除了诺曼·梅勒外，菲利普·罗斯比其他任何当代作家都更致力于探究其私人激情（抱怨、悲伤、失败）与构成当代美国生活的更大的神话之间的联系。”（Pinsker, 1975: 115）菲利普·罗斯“已经确立了先例，他的每一部新小说都在改弦易辙，他拒绝将其下一部小说建基于前一部小说的基础之上，批评家要对他做出预测不过是自冒风险而已”（Pinsker, 1975: 120）。小贝纳德·福·罗杰斯 1978 年在对菲利普·罗斯早期的几部作品进行分析后也认为：“试图预测像菲利普·罗斯这样一个想象力丰富、令人惊讶的艺术家下一步将要写点什么无异于莽夫之勇。”（Rodgers, 1978: 170）莫里斯·迪克斯坦也曾指出：“菲茨杰拉尔德曾断言，在美国人的生活中绝无第二幕，而菲利普·罗斯却能做到每十年就让自己有所创新，从而证明菲茨杰拉尔德这句格言的谬误。”（莫里斯·迪克斯坦，2005: 323）桑福德·平斯克甚至干脆断言：“菲利普·罗斯的创作生涯既没有像他的崇拜者也没有像他的诋毁者想象的那样去发展是一种肮脏习惯。”（Pinsker, 1982: 3）黄铁池则认为菲利普·罗斯之所以成为当代美国文坛的常青树，创作数量巨大，却一直未给读者带来审美疲劳，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不懈地探索文学表现的新方法。他从一个现实主义作家过渡到现代主义再进入后现代主义作家之列，尝试了各种前卫的写作技巧，为读者提供了广阔的阅读空间”。其小说“几乎每一部都有崭新的面目，艺术形式的新颖独特和标新立异，令读者有目不暇接之感，也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小说深邃的主题。这是菲利普·罗斯拥有大量读者、引导大众想象力的主要原因，是他小说创作最鲜明的特征，也是当代美国文坛上一个不同寻常、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黄铁池，2009: 56）。

以上学者对于菲利普·罗斯文学创作的褒贬体现出菲利普·罗斯的价值所在。桑福德·平斯克曾评价说：“涉及菲利普·罗斯之时，中性的评价几乎是不存在的。他的读者们强烈地纠缠于评价标准的一端或另一端：他们要么爱他的作品，要么恨他的作品。实际上，灰色地带是不存在的。”（Pinsker, 1982: 2-3）菲利普·罗斯的师长、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贝娄在菲利普·罗斯发表《再见，哥伦布》大获成功之时就认为：“与我们闭着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光溜溜地呱呱坠地不同，菲利普·罗斯先生一出场，指甲、毛发、牙齿都已长齐，他说话流利、技巧娴熟、机智幽默、富有生气，具有名家风范。”（转引自菲利普·罗斯，2009: 封套）著名学者欧文·豪

(Irving Howe) 也对《再见, 哥伦布》赞赏有加, 他评价说: “菲利普·罗斯已经获得了很多作家终其一生想要追求的东西——独特的声音、平稳的节奏、鲜明的主题。” (转引自 Alexander, 1998: 65) 桑福德·平斯克一度认为菲利普·罗斯虽然天赋异禀, 但其天赋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他在 1975 年对菲利普·罗斯早期的创作进行评价时说: “关于菲利普·罗斯作品价值的真相介于其作品所带来的过度褒扬和持续不断的失望感觉之间; 他是位天赋卓著的作家, 但其天赋却常常被浪费掉了。总的来说, 他的小说使人感到不适, 因为他还没有受到重大题材的考验, 没有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尽心创作。” (Pinsker, 1975: 2)

但是, 菲利普·罗斯中期、晚期的创作却以其对重大题材的高水准把握回答了桑福德·平斯克似褒实贬的质疑。1982 年, 桑福德·平斯克在自己编选的《菲利普·罗斯批评论文集》(Critical Essays on Philip Roth) 中纠正了自己的这一看法, 认为菲利普·罗斯经历了 20 年的严峻考验, “努力避免了成为一个脱口秀专家, 或者更为糟糕的‘电视人物’。总之, 他仍然是个作家……毫无疑问, 有一些人仍然咬牙切齿, 希望那个不搭界的、冷嘲热讽的菲利普·罗斯先生走开, 或者至少停止写作。当然, 那好像是不可能的。要忽略他同样不可能, 因为必须关注菲利普·罗斯的作品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学习如何最好地、最真正地评判他的作品时, 我们学会了关乎我们自己的最重要的东西” (Pinsker, 1982: 1)。评论家马丁·格林也对菲利普·罗斯褒扬有加, 他说: “在我看来, 菲利普·罗斯是当今仍在创作的美国作家中最具天赋的小说家, 至少在我们使用‘小说家’这个词时强调传统的情况下是如此的。他将他的智慧和情感转化为严肃小说的具体形式, 其作品比贝娄更坚毅, 比梅勒更丰富, 比其他任何一个作家都更耐心、更稳健、更有品位。” (Green, 1980: ix) 戴瑞克·帕克·罗耶尔也认为: “所有美国当代作家中, 菲利普·罗斯虽然颇具争议, 但是最具雄心壮志的。不同于其他许多渐渐老去的小家创作力日渐衰退, 菲利普·罗斯已经展现了其独特之能力, 他不仅仅保持了文学产出, 他甚至超越了其之前的作品中内在的主题范围和天赋。” (Royal, 2005: 2) 黄铁池也对菲利普·罗斯做了如是评价: “对他的小说赞赏有加的或嗤之以鼻的都大有人在, 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菲利普·罗斯的知名度与日俱增, 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备受关注和热议, 无论是文学评论家还是普通的读者都对他的创作充满了期待和热情, 这种‘雅俗共赏’的现象是当代文学中所少见的。” (黄铁池, 2009: 56)

有学者认为: “在菲利普·罗斯身上, 犹太性与美国性共存, 二者相互交融, 形成了菲利普·罗斯独特的观察视角和创作风格。他既是美国犹太文学的继承者也是

革新者，善于以敏感、智性而内省的方式表现犹太个体的追寻，又特立独行，以备受争议的创作主题和丰富的后现代式创新艺术手法傲立于美国文坛。”（胡蕾，2015：iii）可以说，要对菲利普·罗斯众多的作品进行分门别类近似于完成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有评论家根据菲利普·罗斯创作的时间以及不同时期的创作特点，将其创作生涯以阶段来进行划分，如万志祥就把菲利普·罗斯（1993：39-43）1990年以前的小说划分为三个阶段并进行了评价：第一阶段从1959年到1969年，其主旨是探索人生新大陆，基调是反传统、寻求自我独立；第二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主旨是探寻自我，基调是存在困惑冲突、孤独无助；第三阶段是进入“知天命”之年后的创作，其主旨是走出迷惘，基调是开始向传统回归。黄铁池（2009：57）则以菲利普·罗斯的艺术手法为出发点，将其创作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9年到1969年，基本上处于艺术上的现实主义阶段；第二阶段为整个20世纪80年代，其间的创作以模仿现代主义风格为主；第三阶段即以《鬼作家》（*The Ghost Writer*, 1979）为转折，走向了后现代主义实验写作的阶段。乔国强（2008：441-481）则从创作时间上把菲利普·罗斯的创作分为早、中、后三个时期：早期（20世纪60年代）主要是讽刺、批判美国犹太个人及其家庭生活，中期（20世纪70年代）则转向了讽刺和批判美国社会的政治生活，后期（从《鬼作家》起）则由先前的探究性欲与犹太传统等问题转向了思考艺术与人生的契合，即犹太作家如何将个人的写作与犹太民族文化以及利益相结合的问题。

此外，对于菲利普·罗斯的创作还有一种相对简单明了的划分，即根据其小说中故事的讲述者而将其作品分为凯普什系列 [Kepesh Books, 包括《乳房》、《欲望教授》（*The Professor of Desire*, 1977）和《垂死的肉身》]、罗斯系列 [Roth Books, 包括《事实：一位小说家的自传》（*The Facts: A Novelist's Autobiography*, 1988）、《欺骗》、《遗产：一个真实的故事》、《夏洛克行动》、《反美阴谋》]、朱克曼系列等。“虽然还不清楚这种新的分类是菲利普·罗斯自己的想法还是出版商的主意，但就其对作品本身的呈现来说，这种做法却是典型的菲利普·罗斯手段，造成了一种统一的感觉（就好像一直都是如此计划的一样）。”（Gooblar, 2011：156）

事实上，朱克曼这一人物第一次出现在1974年，在该年发表的小说《我作为男人的一生》中，菲利普·罗斯让内森·朱克曼（Nathan Zukerman）这一人物完成了其首秀。但是，在该部小说中，内森·朱克曼并非是故事的讲述者，而是该书主人公皮特·塔纳帕尔在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时所创造的多少带有自传性质的一个虚构人物，所以该书通常也没有被纳入“朱克曼系列小说”的范围。其后，菲利普·罗



斯在 1979—2007 年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发表了 9 部以内森·朱克曼为叙述者的小说：《鬼作家》、《解放了的朱克曼》( *Zukerman Unbound*, 1981 )、《解剖课》、《布拉格狂欢》( *The Prague Orgy*, 1985 )、《反生活》、《美国牧歌》、《我嫁给了共产党人》、《人性的污秽》、《退场的鬼魂》( *Exit Ghost*, 2007 )。这 9 部小说通常被称为“朱克曼系列小说”。

桑福德·平斯克在解读《我作为男人的一生》时认为内森·朱克曼这一人物是菲利普·罗斯的“另一个自我”，“菲利普·罗斯的怨诉（这次更加成人化、更加使人痛苦）被打破了，根植于一个小说人物，而这一人物则将其怨诉进一步碎裂，使其根植于其小说的内在目标”（Pinsker, 1975: 103），因为就像赫胥黎的小说《点对点》( *Point Counter Point* ) 的主人公菲利普·夸尔斯所言：“将一个小说家放进小说。他对美学的总结归纳进行解释说明，这也许会很有趣——至少对我是如此。他也为（写作）实验辩护。他的作品样本可以展示其他可能或不可能故事讲述方式。而且，如果你让他像你一样讲述同一故事的一些部分，你就能够给故事的主题带来变化。”（转引自 Pinsker, 1975: 103）小贝纳德·福·罗杰斯则认为“朱克曼”这一人物与菲利普·罗斯之前创造出的一系列人物形象，如尼尔·克莱格曼（《再见，哥伦布》）、阿力克斯·波特诺伊（《波特诺伊的怨诉》）、大卫·凯普什（《乳房》）、皮特·塔纳帕尔（《我作为男人的一生》）等是一脉相承的，其主要诉求恰如阿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之评论，是“对那些自我理念无法实现之人生活中的自命不凡、焦虑以及残酷的关注”（转引自 Rodgers, 1978: 49）。赫迈阿妮·李也认为朱克曼是“典型的菲利普·罗斯主角的另一种呈现”，他“试图打破一些阻拦或障碍，‘破墙而出’去到一种自我的自由、完整的感觉之中……菲利普·罗斯这一人物的这种打破——或者突破——与美国纯真的、充斥各种鼓吹煽动言论的 20 世纪 50 年代到去神化、超现实的 20 世纪 70 年代之时那种猛烈的、破除幻想的打破是异曲同工的”（Lee, 1982: 83）。

有论者曾指出：“在力争以语言表达自我的作家和努力对付现实之桀骜不驯的故事主角之间有一种并行关系。”（Poirier, 1966: 6）菲利普·罗斯在“朱克曼系列小说”中以内森·朱克曼这一人物进行第一人称的叙述即是这一论断的明证。菲利普·罗斯通常以第一人称叙事去构建回溯性的故事，而在这一进程中，“作者用他来代替自己，不断地跨越虚构与真实之间的界限，在自己真实的生活和小说间搭起了一座桥梁，让读者能在人物背后看到作家游动的影子”（黄铁池，2009: 60），小说家之身份与故事主人公的身份渐次重合，使其达到终极的表达目的，其效果是显明的。

作为美国犹太文学第三代作家的典型代表，菲利普·罗斯对于“犹太作家”这一称号或标记却并不领受。他曾经公开宣称自己不是一个犹太作家，自己只是一个